



龙人作品集·奇门异士系列

正邪天下

龍尺著

貳拾伍

龙人著

正邪天下

卷五十五

奇门异士系列

天下篇

人物介绍

范离憎：绝世战魔范书之子，以武帝所遗留的“远离憎恨”之词所命名的少年，因资质天生，被四十年前的绝世剑客幽求所看中，为收他为徒，竟手刃“其母”，使其心怀憎恨，然而他虽为绝世剑才，却因其父在江湖中的恶名，为他的一生定下了不可磨灭的……

牧野栖：被视为江湖神话的一代高手牧野静风之子，自幼因家遭突变，被轩辕神族所遗留的四大武脉之一的“天儒”一脉收为弟子，因其亲眼目睹家中变故，故此在心底产生憎恨世界之念，同时又因身怀战族血脉，而使他变得正邪无常。

白辰：江南白家被灭族后，仅存于世的幼子，寄身于以战闻名的风宫之中，为报家仇，自幼装疯卖傻，后因绝世奇缘，创下了流传千古的丐帮基业，被

世人称为一代丐祖。

幽求：一个四十年前曾将“洛阳剑会”数百剑客屠于一刹之间的绝世剑客，同时也因他天生所具的绝世战意，在风官动乱时竟被其父毁去十指，让其终身不能习剑，然而其却剑意不灭，竟在数十年后身怀天地间独一无二的“无指剑法”与“以腿御剑”出现江湖。

天师和尚：世外奇人，悟天之徒，因杀孽奇重，被其师逐出师门，从此游荡江湖，视天下能者为师，为返师门，以渡恶行慈为生。

牧野静风：一位曾轰动江湖的少年，却因天生战族血脉，竟被卷入风官的争位之中，在风官二老的“寒炎归一”一击之下，因娇妻惨死，悲痛之下，启动“逆天大法”而导致天地间浊气入体，牵动血液中隐藏的绝世战意，神智不清，神魔难分，成为了一代旷古战魔。

血火老怪：风官之仆，其人忠心耿耿，身怀“血火三味”武学，霸道绝伦，为寻找风官的正统血脉，数十年间踏遍天地间三山五岳，也是导致牧野静

风再踏足江湖之人。

卜瞎子：数百年前天下四刀中的圣刀一脉传人，其卜算法、阴阳八卦之能已达到宗师境界，故江湖人称“万无一失”。

麻 嫂：原名水红袖，为抚养范书之子成才，自毁其容，隐藏于山间小镇，在牧野静风与绝世剑客幽求之战时，因心中所爱，为救牧野静风竟以身化剑，使出了范书所遗留的霸天剑式，死于幽求剑下。

寒 掠：风官四老之一，在数十年前风官内乱之时，归隐江湖，牧野静风的杀妻仇人。

炎 越：风官四老之一，寒掠的同门师兄，与寒掠共创的“寒炎归一”武学可谓天下无敌。

禹 诗：风官四老之首，其人智慧无穷，阴险狡诈，其排下“五星逆行，万心归魔”之法，将牧野静风体内的战族血液复苏。

天 儒：一个统领黑白两道无数高手的隐世奇人，其所统治十里长街“黑白道”，被天下正邪两道人物视为“死亡之境”。

悟 天：一位终身观察星象变化的旷世高手，为救世间之

乱，重现江湖，将范离憎带入无天剑道之人。

屈小雨：一位貌似牧野静风之妻的女子，在“笛风客栈”之时巧用“死亡大道”所遗留各大杀手的异能，救出了牧野静风之子。

王世隐：青城派的现任掌门，因被幽求挟迫进入“试剑林”，作为范离憎的试剑之人，而惨遭断臂之灾，从而怀恨于心。

戴无谓：一位绝世隐者，师门不明，武学不明，却在与幽求决战之时使出了与一代武帝祖诰的“空寂大法”相似的旷古绝学，从此名震天下。

痴愚禅师：武林七圣之一的“苦心大师”师侄，当代少林掌门，因风官复出，被天下群雄推举为“正盟”盟主。

第一章 簑剑出阁

簑剑出阁！

范离憎闻言一呆，暗忖“剑簑阁”好怪的名字！

这时，莫半邪又接口说道：“思过寨的情况一路上我已向你细细解说，戈无害的同门师兄弟间，最应小心防备的不是舞阳，而是侠异，戈无害的二师兄。进入思过寨后，我就是燕高照的仆人麻叔，麻叔虽是老仆，但他追随燕高照多年，连燕高照的十三位弟子对他都是恭恭敬敬的。至于在思过寨的行动计划，皆遵照衣姑娘的指令而行。”

“衣姑娘又是何人？”

莫半邪诡异一笑，道：“此事目前尚不能向你透露，你只需记住，你能活到今日，全赖衣姑娘的暗中保护，否则，你早已被萧姑娘所杀，萧姑娘的武功，你应该有所了解，而萧姑娘的武功在水族当中，不过处于中上而已。”

范离憎静静地听着，不发一言。

莫半邪轻吁一声，随即道：“无害，我们这就回寨吧，寨主急需用药，你千里迢迢赶赴苗疆，为寨主寻求良药，寨中同门望眼欲穿，盼你返回。我麻叔救主心切，早早迎出思过寨百里之外，现在咱们赶快返回吧。”言罢，他便率先向思过寨方向走去。

范离憎摸了摸腰间的剑——剑已不再是先前那柄，而是换了一柄更为锋利的。

此剑是否本为戈无害所拥有？

戈无害如今是生是死？

范离憎行向思过寨的脚步快捷而坚定，而他的心中却是思忖起伏不定。

一刻钟后，范离憎与莫半邪已接近思过寨寨口！

远远地，便听得有惊喜呼声：“八师弟回来了！”

是一位女子的声音，其声清婉如乳莺初啼。

范离憎抬眼望去，只见寨口处站着几个人，其中一位女子已飞快向这边奔来。

莫半邪在他耳边道：“她就是戈无害的六师姐杜绣然，与其同龄，对无害甚有好感，性情直率。”

范离憎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脸部肌肉有些僵硬，忍

不住干咳一声。

这当儿，杜绣然已跑到他的身前，一把拉住他的手，惊喜地道：“无害，今晨小小叫得极欢，我就猜你一定快回寨了，果不其然，一路上辛苦吗？三师哥他们说‘蓝凤神水’乃苗疆奇药，他们一向视如珍宝，要想求得，多半不易，对方有没有为难你……”

范离憎只看了她一眼，目光便侧开了，尽管只看了一眼，但她的美丽已印于他的心中。

公允地说，杜绣然的容貌比神秘的白衣女子要略逊一筹，但白衣女子的美丽是飘逸如仙，仿若本不应为人间所有，他人一见，不由就心生顶膜礼拜之感，绝难有亲近之心。白衣女子的每一寸肌肤，都已致完美无缺之境，这样的美丽，已美至不真实之虚境。

与此相比，杜绣然的美却是真实而亲切的，她的笑容很真，眸子中有无法掩饰的热情与喜悦。

但范离憎一向沉寂落寞，不喜与他人共处，更何况对方是一妙龄女子？

范离憎的手被对方温热的纤手握紧，颇有些不自在。

他很想将手抽回，但他不知真正的戈无害在这种情形下，会不会将手抽回——所以，他只能强作镇定。

所幸这时一旁的莫半邪开口了：“阿绣，几日不见，你已识不得麻叔了？”

杜绣然一伸舌头，松开拉着范离憎的手，道：“阿绣怎敢不识麻叔？小小的笼子破了，还要劳麻叔大驾去修一修。”

范离憎这才明白，所谓的“小小”，多半是鸟儿雀儿之类的。

范离憎自怀中掏出一个小瓷瓶，道：“师姐，这就是蓝凤神水——师父近些日子的身子可好些？”

杜绣然神色略显黯然：“仍是时而清醒时而晕迷……”正说话间，麻叔已在一侧道：“舞阳、文规，今日是你们值守么？”

原来另有两人也向这边走过来，其中一人年约三旬，儒雅斯文，一袭青衫甚为合体，洗得一尘不杂；另一人与范离憎年岁相近，一身黄衫，颇为英俊，尤其是他的唇，棱角分明如刀削，嘴角微微内翘，傲然之气尽显其表。

经莫半邪出言提醒，范离憎立知三旬文士乃燕高照第三弟子文规，另一人则是燕高照十三弟子中最为冷傲的七弟子舞阳！

范离憎连忙施了一礼，道：“三师哥、七师哥

好。”

文规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一路辛苦了，师父清醒时总记挂着你。”

而舞阳面对范离憎的招呼，仅是微微颌首，随即对莫半邪道：“麻叔，正盟这些日子屡遭不测，江湖已是多事之秋，大师兄吩咐寨内弟子不得在寨门外多加逗留，以免招来祸端，麻叔请速回寨中，回寨之后，再叙情不迟！”

范离憎虽然是局外人，却犹自能明显地感觉到舞阳的不善，他所说之话无疑是讲给“戈无害”听的。

范离憎对此自然不会太在意，杜绣然却“哼”了一声，脸色微变，拉着范离憎的衣袖，道：“我们走！”

范离憎向文规点头致意，这才向通往寨子的石径走去。

文规望着范离憎的背影，神情若有所思。

范离憎沿着石径弯曲而上，在巨岩对峙中出没，杜绣然对他的归来显然甚为欣喜，一路上问长说短，范离憎几次无言以对，皆幸亏莫半邪替他搪塞过去。

范离憎心道：“难道莫半邪潜入思过寨已有多年，才对寨内情况如此熟悉？”

石径曲折陡峭，两侧山岩峥嵘，大有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之势。

行路数里，石径终到尽头，范离憎踏足崖顶石坪时，有一种破岩而出的感觉。

堪堪在石坪站定，就听一个宏亮的声音遥遥传来：“八师弟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

一个高大魁梧的中年人自前边快步而来，此人不单身材高大，而且一脸英武之气，双目如电，举手投足间，皆有豪迈之气概！

范离憎立知此人必是燕高照的大弟子佚魄，他由莫半邪口中得知燕高照病后，寨内事宜便由佚魄主持，当下立即紧走几步，双手捧出“蓝凤神水”，恭声道：“大师兄，这就是苗疆的蓝凤神水！”

佚魄惊喜地道：“太好了，师父身染重疾，思过寨群龙无首……哎……不提这些，你快与我一道去见师父，但愿上天有眼，保佑师父早日康复！”

范离憎见佚魄神情真挚，心中一热，暗忖道：“思过寨名列十大名门之列，但我所见到的人中，惟有此人真正具有侠道之赤血热心！”

佚魄又转向莫半邪道：“麻叔，你也一同去吧，师父清醒时，知道你外出迎接八师弟的事，便严厉责备

我等，说我们师兄弟众多，怎能让长辈外出奔走？”

佚魄与莫半邪年数相去无几，却仍尊其为“麻叔”，可见“麻叔”在思过寨中之地位的确非比寻常。

莫半邪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麻老三恨不能代老寨主受重疾之苦，跑些路又算得了什么？倒是无害，千里赶赴苗疆，着实不易。”

范离憎忙道：“此乃无害份内之事，不值一提——我们还是去见师父他老人家吧。”

范离憎的确急欲见到燕高照老侠，十大名门的掌门人已折损七人，唯剩痴愚禅师、游天地、燕高照，正盟形势岌岌可危，燕高照若再有差错，岂非正道危倾？

众人一道由“苦吟坡”匆匆赶赴山顶“思空苑”，一路上，自有不少人向范离憎招呼，范离憎皆是行色匆匆地应付过去，众人以为他是急欲见到师父，自也不以为意。

行至山巅，但见前面有一条顺坡而铺的青石路，路的尽头，便是一个高墙大院，院墙四周松柏葱翠，让人恍惚间会忘了自己身置山巅！

院墙外，不时有佩带兵刃的思过寨属众来回巡视，范离憎略略估计，守于大院之外的不下五十人。

想必是因为燕高照病卧在床，正盟又连遭重创，

思过寨方如此戒备森严。

当众人走至大院门前时，一清瘦白皙的中年人迎了出来，他的神情显得忧心忡忡，满腹心思，见了众人，先向佚魄、莫半邪点头致意，随即对范离憎道：

“无害，你回来就好，师父刚刚醒来，刚才还在念着你！”

范离憎发觉此人与其他人皆有些不同，他说话很慢、很小心，似乎总在担心会不会说错一个字，而且无论是佚魄还是舞阳、文规，与范离憎皆以师兄弟相称，唯独此人称他为“无害”！

尽管如此，凭直觉范离憎仍是立即断定此人必是莫半邪提及的二师兄侠异！

同时，范离憎心中亦不由感慨于为自己易容的人手段之高明，连与戈无害朝夕相处的同门师兄弟，竟无一人能看出破绽。

莫半邪显然是为了防止范离憎出纰漏，已不着痕迹地抢先步入大院内，并一直走在最前面，范离憎、侠异、佚魄、杜绣然则跟随其后。

院内门户重重，回廊曲折，范离憎将所经过的地方一一默记。

当众人的脚步都放轻放缓的时候，范离憎立即猜

知寨主燕高照的居室必定快到了！

果不其然，二个神情肃然的佩剑者自暗处闪出，莫半邪低声对他们说了些什么，两人便侧身让开，并小心翼翼地推开一扇门。

此时尚是午后，但这间屋子中竟显得很是昏暗，里面有昏黄的灯光在摇曳不定。

难道这间屋子竟没有门窗，抑或是所有的门窗皆已关闭了？

范离憎不及多想，已随众人进入屋内，身后的房门立即关上了。

范离憎双目一扫屋内，但见北侧墙边有一张床，帷幕低垂，床前坐着一位年轻女子，手中端着一个瓷碗，碗内盛满淡黑色的药，她正用一只勺子在小心翼翼地搅动着，一边还不时吹去腾腾热气，众人进入屋中，她才猛一抬头，随即站起身来，微垂着头，退至一侧，低声道：“八师兄回来了？师父他又晕睡过去了。”

说话时，她的头始终微垂着，声音细细切切。

范离憎道：“九师妹辛苦了。”他之所以能如此肯定，是因为燕高照只有两名女弟子，而眼前女子的衣着装束显然不是普通弟子，故她必是十三弟子中的慕小青。

慕小青的脸微微一红。

范离憎定了定神，走近床榻，掀开帷幕，向里望去。

当他看到躺在床上，双目紧闭的一位枯瘦老人时，他的心中猛然一紧。

因为这位老人太瘦了，瘦得让人不忍多看，他的眼眶深深凹陷，双颊亦是如同刀削一般，颧骨高高耸起，脸如土色，额头青筋如蚯蚓般根根凸起，让人担心那血管随时会爆裂！

难道，这老人就是威震江湖的燕高照燕老侠？

范离憎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感伤，他轻轻地唤了一声：“师父……”

眼眶竟然一热！

虽然他与燕高照未曾谋面，但范离憎能想象出当一个叱咤江湖的人只能静静躺在床榻上时，他的心中会是怎样的心情，更何况，范离憎知道，在燕高照病重时，他身边的弟子并非全在关注他的病情。

燕高照是否知道他悉心调教出来的弟子中，有人竟对他怀有叵测之心？

范离憎觉得燕高照就如同垂危的猛狮，只能任凭病痛折磨，任凭狼犬戏弄……

范离憎心中暗下决心：无论如何，自己一定要替燕老侠查明思过寨中究竟有多少不肖弟子，究竟有几人已为风官利用！

范离憎替燕高照盖好被子，轻声道：“师父，弟子已为你寻来蓝凤神水，此乃苗疆奇药，但愿能让师父早日康复！”

范离憎虽然身负不凡武学，但在他心中从不曾有“师父”二字，幽求是他的仇人，又怎能成为他的师父？冲着对武林前辈的尊敬，范离憎这一声“师父”叫得真诚而坦荡。

佚魄将盛着“蓝凤神水”的瓷瓶递给慕小青，道：“师父醒来时，你将药替师父喂了，师父病中怕光、怕吵、怕水，我们还是先退下吧。”

范离憎心忖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还道为何偌大一个思过寨，偏偏选中这样一间阴暗的屋子替燕老侠养伤。”

所谓的“蓝凤神水”是莫半邪在途中交给范离憎的，它是不是真正的“蓝凤神水”，范离憎根本不知道，他当然不会让燕高照随便喝下这来历不明的药，当下他对慕小青道：“苗疆用药方式与中土大相径庭，此‘蓝凤神水’更是服法独特，苗疆之主曾对我细细解